

（壬戌新春，举家嬉于灯事。余独坐无憀，仿《汉书》下酒法，格上得诗钟小册，因依题刻晷，如当筵击钵者然。此体一名“折枝”，余向盲焉，笔生而才尽，宜战北也。而册中多故人，心之所至，遂若群轰于坐者，随笔录之。刘子政云：亦可喜，多可观。赵熙记。）

癸丑二月，京师社。罗瘿公与易实甫阅卷，题为《左回三唱》。今拟句云：“解得回心惟一赵，生于左肘是它杨。”此联极似王半山造句。初拟“割来左股失三山”，改定仅刹那间。又云：“探珠左耳填三颗，惜玉回心枉十香。”嫌重，用《焚椒录》：“思得左担而无偶。”“担”宜去声。忽构一联云：“望到回回非赐也，给云左左趁虞兮。”十四字可成六句，似近槌凿而不费时。盖孩时先君戏诏有云：孟孙问孝于我。我赐也，何敢望回？“回”机触于心也。“趁”字叵精。项王陷大泽，在垓下歌后，虞姬已自刎。趁其魂也。“左”“回”重叠，非失察犯复。人皆不足，我独有余，故蛇其足也。又思得“左阿君”“回道入”，未成句已逾晷。乃取诸作观之，亚蘧云：“归汉左担途自远，助唐回纥利原无。”易取元，以“左担”通场所无。余谓“利原无”亦佳。叔进云：“群蚁左旋真似磨，万牛回首重如山。”若余，则必改“一蚁左旋难救磨，万牛回首似抬山。”句必有势，不待深思而知也。其他则“征人回乐望乡时”，佳；“地小回旋楚自怜”，犹软。易句云：“地号回中怜鹢部，臣名左彻恋乌号。”余赏其“左彻”。至“《椒录》回心伤懿德，杨垂左肘误蒙庄。”不知比“一赵”“它杨”何如？叔进又有“女惊回水采秋薇”，易极赏“回水”，而惜“秋”字之凑。余“采旄左倚神通洛，锦字回文恨寄秦。”犹胜诸作之平平也。

闽派每人例作四联，多必八联。不许少，不许多。余入局必战；战，败矣。盖无才完卷也。《木安四唱》，今拟云：“四海道安名对就，同舟山木个依知。”“戏语高安笼可取，深嗟端木病非贫。”旋悟苏诗“笼”乃上声。忽得句云：“闻道长安悲杜甫，请将一木告林宗。”自喜似弢庵也。弢庵原作云：“十年竿木逢场戏，一梦槐安作宦归。”易云：冲远深微。石遗云：“鸚鵡问安天宝恨，鸚鵡巢木永嘉哀。”易赏用典之工。若取“城中增暮寒”例，余不落第否？《乞迷三唱》，今拟云：“谁道乞余骄妾少？可知迷路出花难。”“修成乞士无施主，老住迷楼听醒钟。”《翻译集》：比丘，乞士也。原册弢老云：“残酒乞聊一醉，乱山迷路欲何归？”林稚山云：“夙拟乞赀修侠冢

，翻因迷路得佳山。”“乱山”句元矣。《试霜二唱》，余拟“殿试秀才”、“石霜和尚”，未成句。《补颜六唱》，弢老云：“生际圣朝无补甚，老营陋室欲颜之。”高绝。郑友其云：“成佛几生当补处，论诗一老尚颜行。”工绝。《虫馆二唱》，叶肖韩云：“已虫琴柱知音杳，久馆权门脱颖难。”链实为虚。叶君同台三年，不知其慧业可成佛也。

有问实甫，生平诗钟，何句最得意？易云：《因七四唱》：“兄弟结因思世世，夫妻逢七誓生生。”斯诚聪慧绝伦。因忆徐鉉举兰陵董文友《望梅》一调“七”字韵，云：“奴年两七。比陶家八八，李家七七。风情仙韵知难并，自思量可及，十分之七。却似天孙，几望断、新秋初七。正闲看北斗，遥挂阑干，云边横七。”过片云：“空有琴丝五七。更词名八六，歌名一七。奈唱回、残月晓风，难说与韦曲，才人柳七。简点春风，已花信、今番六七。怕年华、都似顷刻，花开殷七。”慧心巧舌，向熟于口。词中用柳七，故不能再用秦七，遂缀句云：“各有前因收果易，倘添秦七望梅难。”又拟“颠倒缘因非佛法，摩挲三七究医方。”都不自惬。忽得“佛说因因龙树果，人生七七鹤林花。”庶其稳耶？方构思，已逾限而辍。

《火交七唱》，印伯云：“铅汞细添龙虎火，粉黄密验蝶蜂交。”偶句工，而屈第八。亚蘧“谢仙题字能知火”，“谢仙”“火”三字新，惜“能知”二字空，而句平平；“绝交”作对，亦平平，全句尤平平。实甫“终看董卓然脐火，莫信陈余刎颈交。”句稳。“葛相三分招济火，文王九尺论曹交。”“济火”字新；“三分”“九尺”亦巧，特文王曹交均非九尺也。其一“火枣”“交黎”作对，稳而庸。元卷“花发仙桃金灶火，枝垂珊树玉柯交。”现成华丽。“垂”易“横”何如？原册称佳卷多，佳句寔不多也。今拟仍劣：“夜阵万牛当日火，春声双鹊顺风交。”“驼足伴归人合火，蛟眉相定量难交。”“阿阁骊山遭项火，华亭鹤子倚晴交。”又因曹交事，戏云：“女本冯生淹汉火，妇凭袁说嫁曹交。”盖“倘教嫁作曹交妇，纵不齐眉也比肩。”语见随园，而飞燕本冯姓也。又用“广长舌”及拆字诀云：“多生莫放阴阳火，八字原无上下交。”又“《七月》首章流大火，四川面积宅南交”偶句，乃王壬老主蜀尊经讲席时，批一卷云：赖“宅南交”一语，争得云南在四川界内。王善谑，有资阳人以“阳”训“多”，畅衍之。批云：资多县未可阳得。亦“尖口方口台学吕”之类也。

《高黑五唱》，余不能完卷。癸公云：“《礼经》故训高堂纂，神策兵威

黑闼擒。”“犬戎浪说高辛后，龙种休疑黑子多。”得两元两眼。实甫云：“狱感淮阴高鸟尽，卜怜墨翟黑笼诛”。“淮阴”四字无趣。其误“高密”“黑甜”，谓佛经“密”“蜜”字通，“密”对“甜”为工绝。尤兴到语。读讫，戏付笑枋云：“朝考不容高百足，虔婆偏恼黑三郎。”高字伯足，作“百”者，即援高密例也。“婆”对“考”则工矣。又云：“是事城中高髻样，各人家下黑心符。”《风 转四唱》，拟云：“几度花风吹客老，一篇药转解人难。”似新。及观实甫“春水乍风何与汝，秋波一转怎当他。”真通天神狐也。

《博 青七唱》，癸公元云：“局投薄舅惊王博，幕卷荆公赋帝青。”牖云：“猪牧局投驱纵博，雀儿相贵识雕青。”书衡云：“韦后宫中双陆博，湘灵江上数峰青。”实甫阅卷浓赞，余信逊之。然“帝青”见皮袭美诗，不始荆国。“猪牧”句似生，“雀儿相贵”，何不曰“雀儿天子”邪？余此题不求工，而得句转多，殆名心净而思路畅耶？对勘除雷同者，得联如下：“大汉龙兴皇道博，远山螺翠佛头青。”“晚节岂堪为孟博，浮家先要办推青。”“蜀将几时收的博，宋陵无帝哭冬青。”一作“吴妆双鬓刷胶青”。“山式香炉鍤金博，碑名墨搨款银青。”一作“吴郡招降到钱博，唐碑落款半银青。”“苜蓿一盘供学博，歌云三日遏秦青。”“类书几部充宏博，情字孤山拆小青。”“李句万人开大博，扬箴三首告司青。”闽派忌嵌入名，若然，余当就誉录职矣。

旧制重拈，有利有弊。思路熟，笔路熟，利也；新典多占，好句多同，弊也。其法惟翻空作谑而已。春寒夜酌，仍用《左 回三唱》，句云：“大文左氏惟传马，三品回官也吃猪。”“久怕回身小家女，记呼左担老同乡。”上句与宣甫“中年妾似方张寇”同病，下句记“左担”，乃状蜀山也。“春秋左海空余子，桡桡回波配恼公。”“从来左道沿三古，试取回妃比四春。”或谓两联可约一联：“春秋左海留经辨，果报回妃转孝钦。”吾嫌不敬。

《宗 翠五唱》，句云：“礼家大小宗为法，章草鸳鸯翠是人。”《阿 草六唱》，句云：“幻传玉树周阿制，衔得金环结草恩。”“五行司马呼阿子，三顾潜龙卧草庐。”“谢娘比配夸阿大，包叟矜凝创草分。”或以“比配”“矜凝”为空。余曰：请细审之，配者王郎，凝者杨风子也。“阿子”出《宋书》《乐志》。诗钟，急就章也，例不检书。若纠其误，当作“前溪养鸭呼阿子，先主飞龙顾草庐。”此唱张文襄多精句，如“西方佛衍宗三乘，南越王

貽翠一双。”“教忠贵有烹阿勇，除恶当如去草严。”身分卓然。大抵文襄文字愈小者，愈有内心，试帖、诗钟皆然。《脉 翹二唱》：“龙脉须研景纯学，鸡翹重注史游书。”《献 儿三唱》：“宋臣献可因医谏，汉学儿宽以《易》名。”至《豆 疑二唱》：“红豆笺诗甘北面，不疑经学出南皮。”李姚琴尤艳称之。按易实甫称文襄不置纸笔，成句但口诵之。每用一典，必诵其原文，举其始末。此独以《易》属兄宽，原文始末何出耶？至“红豆”“北面”，殆以惠笺王诗，理为降格，而惠笺实多错误。是文襄亦但骛其名耳。名实之际甚难。阮文达、张皋文、严铁桥、王湘绮皆非仪陋者，而说南宋词人时事，近谚称张飞杀岳飞者，至近人王半塘辈付之，尤不足责。故知一趋风之谈，不尽足恃，君子必事事谨慎也。文襄在京，曾问余于高澂南给谏。给谏亟劝往见，余辞无车，给谏立命车，终未往。恶夫皋群之杂也。

诗钟之法，一一皆近试帖，解人自通其消息。而高者意外有余，其次亦带活相。徒鼓努为力，则摯虞小生矣。偶翻近册，《带 家一唱》，实甫云：“带围渐减都因酒，家具无多半是书。”活相矣。“家书烽火嗟难达，带甲亲朋哭远行。”“烽火”句仅可。伯厚“家有郁金堂上妇，带留浮玉寺中僧。”亦活相。使出之卢氏，弥精也。颖人以“家父颂诗怀仲甫，带佗兵法匹儿良”取元，余亦西川织锦妇，各各争妍，而脱手弹丸者希矣。“家人卦”、“带下医”，实甫以制句，殊平平。记《北齐》《琅琊王传》：“和士开谋剃家家头，使作阿尼。”“家家”甚新，惜无其偶。强凑云：“带眼也应移旧了，家翁悔不作痴来。”“翁”对“眼”，似新。“家沿素澹通禅悦，带绕黄河勒汉铭。”“带缓橐鞬羊叔雅，家居廉让蜀才清。”“带以万钉荣宰相，家虽四壁倚文君。”

蔡伯浩，辛卯同年也。以用《礼记》“四灵”句驰名，其佳作实夥。《外金一唱》云：“外藩部落伤全撤，金狄榛芜忍再摩。”《会 杯二唱》：“锺会蓄谋谗邓艾，末杯变计负刘琨。”《川 独五唱》：“循吏式凭川主庙，美人生长独头村。”《多出四唱》：“作贼郭多先李傕，殉名潘出比孙嵩（宾石）。”《剑 来四唱》：“情恋夜来甄宠替，诏求故剑显心灰。”皆于故纸一隙，钩心而剔出之。其“金狄”联外，又“《金楼》媒写徐妃态，《外传》新描赵后妆。”“金谷筵因孙秀罢，外家狱与灌夫连。”虽不逮榛芜之感，而“金楼”“外家”，句亦朗朗也。余付《剑 来句》云：“传别登来稽古力，礼深负剑爱儿心。”“剑”字用《曲礼》，惟六一也。独光绪乙酉，蜀社以“朝珠”“姨太太”分咏，王壬老上句用“蜜蜡”字，对以“破颜应是为鳊鱼”。自

云诸作虽工，然咏妾，咏如君、如夫人、侧室、篷室等皆可，惟鳊鱼典确定姨太太。按此诗钟不二之则。实甫乃谓：“无典可徵，大可不作，作亦不能佳。”真苟于自恕矣。近则分咏少，嵌字多。《茶定五唱》，召南云：“白傅颇怜茶客妇，紫云深赏定生儿。”字字稳颺。实甫：“遗民愿共茶村老，名将谁如定国忠？”亦稳。“午枕睡余茶味在”，对“丁帘坐久定香生”则平衍矣。易又用“定子”，此应有之义，惜句非峭蒨。至癸公“诗堂怀麓茶陵隼”之凑，公当“渔洋格调茶村似”之谬，悉所谓心无力者。《布平三唱》，履之云：“春从布谷声中老，天向平芜尽处低。”便在“丁帘定香”上。实甫：“青鞋布袜从此始，故国平居有所思。”喜其现成。然此等稍索之，必有殊胜者。余戏附云：“车有布乎君岂料，尉之平也法宜当。”“当”字不哑。

诗钟虽不以诗论，而出句须韵，不远诗人之意。如《益诸六唱》，用“三益友”“五诸侯”，“诸葛”“益恩”，人人皆此思路。瑟君云：“之子相思煎益母，念奴潜宿伴诸郎。”不必新典，大胜实甫之“虎齿图曾呈益地，龙涎香可降诸天”矣。实甫极谀癸公，称其“浮船药玉钱塘艳，入谷车箱剑阁雄。”不知“车箱”与“剑阁”何涉。仓猝误记，常事也。久犹昧昧，则荒矣。癸公有《织云二唱》：“罢织星娥还取赠，为云神女至今疑。”语语能然，便有诗人之韵。实甫指数粤才，极推癸公文辞雅丽，记问淹博，而不能知刚甫，未为有目也。

实甫《汉昌七唱》云：“称帝雀儿亡北汉，起兵燕子破东昌。”“史纪袁宏成后汉，地形张穆补延昌。”《比三三唱》云：“白鱼比目春浮水，朱鸟三心夜看星。”皆工丽。其琴志楼诗品尔尔。余尝谓实甫诗有余，星渔诗不足。石遗非之曰：“星海有魂而无魄，樊易有魄而无魂。”不足、有余，各分长短。然余论甚粗，方在形貌。星海形貌犹不完，固未暇议及魂魄也。秦幼衡提学广东，国变归沪，谓粤人未开文窍，惟星海独开。于是众议或同或异。余谓酒馆名士，别有一种齿牙之学，蕲为诗话中人。凡思小与众异以采名者，无不宛转相尚。或谓杜荀鹤品节甚高，或谓梅宛陵胜王摩诘，米元章比李太白，张文襄诗胜顾亭林，皆恣口取快于一时，恐越日亦自忘之也。袒星海者以余与石遗雅故，并谓梁胜于陈。虽石遗自评其诗，亦言魄少，与星海同。然“舍北舍南白鹭群，桃花万片赤鱼鳞。钓徒何必烟波远，浅渚捞即富春。”石遗此类，俯拾即是，育长影亦佳，非星海之魂也。

诗钟有风传一时，信可启颜者。如《韩信墨盒》云：“国士自真王自假

，兼金其外絮其中。”《杨柳 七夕》云：“三起三眠三月暮，一年一度一魂销。”《年糕 冯道》云：“题诗莫误书秋令，比例还应配夏姬。”而《奇 态》一联：“弟兄岑氏奇皆好，姊妹杨家态并浓。”致钟王之目。尤称佳话者，闽社《女 花二唱》，一卷云：“青女素娥俱耐冷，名花倾国两相欢。”众口称工。再唱云：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落花犹似坠楼人。”群皆叫绝。及唱元卷云：“神女生涯元是梦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真无上妙造矣。忆庚子京师春联有云：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微官敢有济时心。”印伯赠某伶云：“古董先生谁似我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句之工者，随所投而皆工。“古董先生”尤双玉龕画像赞也。

笑枋有可记者：往时成都酒半，举癭公《令 香七唱》云：“宫中樊嫔嫔词令，地下曹瞒念履香。”“履香”句时辈咨嗟。或云“沈家令”可用；或云“家令”对“国香”工。一客云：“风行民国总司令”，方拟对“夜来香”、“安息香”、“一品香”等，余忽触句云：“烟袅御炉许久香。”众瞠不解。余举易实甫笔记示之，盖沪报载“烟袅”句为张文襄作，易为师门雪，而痛斥其妄。“许久香”，许君鼎霖也。“御炉”二字，易尤嘲之。今对“风行民国”，真天生以俟佳偶矣。

虞山社以“美人”“粪”分咏。实甫讥其著句不扣美人，凡佳人、丽人均可。余戏云：“种自伦敦迁纽约，味从句践辨夫差。”上句确定美人矣。闻者哂焉。因衍之云：“西方不尽冷心怨，上著须防佛顶多。”“千里有情常共月，一楼传词畏冲天。”次句用《北齐书》。“琼轩并立妨鹦鹉，丸药成堆转蛄蜥。”“骚人托咏思芳草，狗子新遗奉贺兰。”一作“飞燕不宜周画，小亻与贺兰餐。”“写出瘦容秋不碍，变成肥料食全消。”“目成好到兰千叶，腹泻忙冲水一坑。”“配来名士同心愿，取到凶年不足难。”一作“配来名士成双玉，臭到穷家有一池。”“半生有命如花薄，一笑开言杂土香。”“秦云样出花同色，蜀水香和草一湖。”成都有粪草湖也。“所爱光华能养目，不容文字更撑肠。”《牛 美女簪花》云：“一元出世宁非武，禾老怜卿不自羞。”“背上自驼巴女唱，鬓边宜配状元香。”《水仙花 洛神》云：“孙恩那有留芳日，曹植元无盗嫂心。”此六年前戏语，今并记之。